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九回 李綱奏陳開國計

卻說康王因群臣之請，即位於南京，改元建炎，大赦天下。詔曰：

誤國害民如蔡京、童貫、王黼、朱勳、孟昌齡、李彥、梁師成、譚稹，及其子孫流竄者，更不復敘。又詔云：民貸常平錢，悉與蠲赦，青苗錢罷去。祖宗上供，自有常數，後緣歲增，不勝其弊，當裁損以紓民力。比來州縣受納租稅，務加概量，以規出剩，可令禁止。應臨難死節之臣，許其家自陳。應違法賦斂與民間疾苦，許臣庶具陳。

辛卯，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，詔改宣仁皇后。榜文播告中外，止罷蔡確、蔡子、刑恕等。十月，罷耿南仲，議者謂：「陛下欲進兵京城，為南仲父子所阻。」高宗曰：「南仲誤淵聖，天下共知，朕嘗欲手劍擊之。」命南仲安置南雄州。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李邦彥、吳敏、蔡懋、李?、宇文虛中、鄭望之、李鄴等，各竄嶺南軍州。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，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。遙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。以張邦昌為太保、奉國軍節度使、同安郡王，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。大赦天下，改元建炎，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。

先是綱再貶寧江。金兵復至，淵聖誤和議之非，召綱為開封尹。行至長沙，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，未至而京城失陷，至是召拜右相。時黃潛善、汪伯彥二人倚有攀附之功，不得為相，而召李綱，二人甚不悅。李綱至京，入朝高宗，固辭相位。

不允，只得就職。因上疏曰：「興衰撥亂之主，非英哲不足以當之。惟其英，故用心剛，足以臨大事，而不為小故之所搖；惟其哲，故見善明，足以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。在昔人君，體此道者，惟漢之高、光，唐之太宗，本朝之藝祖、太宗。願陛下以為法。」高宗深嘉納之，因問曰：「朕欲因民心奮厲，六軍效勇，直出太原、雲中，掃清胡虜，迎還二帝，卿以為何如？」綱曰：「陛下初登大寶，遠方之民猶未週知。即今河北，經虜賊殘破，民無適從，正宜班詔，宣示遠近，使兩河百姓知中國有主，各引領而望義旗。那時陛下征伐一行，豪傑響應，親率六軍，直抵沙漠，金兵不患不滅，二聖不患不回，天下幸甚！」高宗大悅。

正議論間，忽閣門大使奏曰：「監察御史張所公幹回。」綱曰：「張所深得河北民心，陛下正可與計大事。」高宗即命宣人內殿。張所入見帝。起居畢，帝勞之曰：「近聞卿往河北募其兵士，得幾何？」所奏曰：「臣披罪謫置江州，時河北居民被金兵屢屢打攪，不得安生。及臣以聖德宣布招募之，始知朝廷不棄斯民，來應募者，近十七萬人。」高宗大悅，曰：「此卿之功能也。」所曰：「皆出陛下洪福。」因上言曰：「河東、河北，天下之根本。昨者誤用奸臣之謀，始割三鎮，繼割兩河，民兵無所係望，陛下之事去矣。」帝曰：「執政者每請朕居京城，卿意如何？」所曰：「陛下若居京城，實有五利：奉宗廟、保陵寢，一也；慰安人心，二也；係四海之望，三也；釋河北割地之疑，四也；早有定處，而一意於邊防，五也。夫國之安危，在乎兵之強弱，與將相之賢不肖，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。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，雖曰渡江而南，安能自保！」帝然之，欲以國事付張所。黃潛善等力譖之，帝遂不果。

卻說李綱自入朝後，高宗五日不召之議論國政。時六月己未朔，李綱入對，內廷見帝，涕淚交流，帝亦為之動容。綱因奏曰：「金人不道，專以詐謀取勝中國，而朝廷不悟，一切墮其計中。賊既登城矣，猶假和議已定之說，以疑四方勤王之師。凡都城子女玉帛、乘輿服御、歷代所傳寶器，下至百工技藝，無不捲擄而去。然後劫遷二聖，並東宮、后妃、嬪御、親王、宗室，凡係於屬籍者，悉驅以行。遣奸臣傳命，廢滅趙氏，而立張邦昌偽號大楚。在京侍從百官，皆北面屈膝，奉賊稱臣，莫有一能死節者。自古夷之禍中國，未有若此之甚。賴天佑我宋，使陛下總師於外，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而承大統，此非人力，乃天授也。然而興衰撥亂，持危扶顛，內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以撫萬邦，以還二聖，皆責在陛下與宰相。更得有大過人之智略者，相與圖治，以成中興之業，天下幸甚。」上曰：「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，在靖康時，用力為多。只為同列所不容，故使卿以非罪去國，致國家有禍如此。那時朕嘗要在淵聖皇帝前言，欲使夷狄畏服，四方安寧，必須用卿方可。」

今朕眇然以一身托於士民之上，賴卿左右扶持，以濟艱危。朕意已決，卿勿固辭。」李綱叩首泣謝，且道：「臣未到朝行在數十里間，聞御史中丞顏岐奏臣為金人所惡，不當為相；張邦昌金人所喜，宜增其禮，欲使陛下置臣於閒地。然臣愚蠢，但知趙氏，不知有金人，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。」上笑曰：「岐嘗有此言，朕告之以如朕之立，恐亦非金人之所喜。岐無辭而退，此言卿不足卹。」綱退出。次日上與群臣議及李綱忠義，侍臣皆奏聖上欲創中興之業，非李綱不可。帝復宣綱入內廷議政。

使臣去不多時，綱披命隨使者入，見帝於內殿，同執政奏事訖，留身奏上曰：「自古人主，惟論一相。相得其人，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；相非其人，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。方承平無事之時，猶當考論其朝，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？譬如負重致遠，力只足以勝百斤，而使之荷千鈞之重，則必顛踣於道路矣。以今日國勢觀之，外則強敵凌侮，二聖在其掌握中；內則兵力單弱，四方盜賊竊發，殘破州縣者，不可勝數。朝廷之上，僞偽之臣，方且保崇信任，與聞國政。州縣之間，官吏廢弛，顧望進退，視朝廷號令如不聞。當此之時，雖聖賢馳騁，有所不足，而欲以臣之迂疏，獨任其責，雖三尺之童，有以知其難也。《易》稱『鼎折足，覆公餗』。而孔子以謂智小而謀大，力小而重言，不勝其任也。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才智者為相，仰佐陛下，共濟艱難；而臣憂患餘生，得以退藏於深渺，不勝幸甚！」高宗曰：「卿素以忠義自許，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，而自圖安閒？朕決意用卿，非在今日，社稷生靈，賴卿以安，卿其莫辭。」綱感泣再奏曰：「臣愚陋無取，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。然今日之事，持危扶顛，以創業為法，而圖中興之功，在陛下而不在臣。昔管仲語齊桓公曰：『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，害霸也。』夫知人能信任之，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，況於為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？靖康之初，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。而金人退師之後，漸謂無事，不能分別邪正，進君子退小人。而賢否混淆，是非雜揉，且和且戰，初無定議。至其晚節，專用奸佞而黜忠良。虜騎再來，遂有宗社不守之變。如臣者，徒以愚直好論事，為眾人不容於朝，使總兵於外，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。那時臣自度不足以任責，乞身以退，而又百端譖譖，竄逐遠方，必欲殺之而後已。賴淵聖察臣孤忠，特保全之，卒復召用，然已無及矣。不想今日遭遇陛下龍飛，初無左右先容之助，從彩虛聲者，加識擢付以宰柄。顧臣區區，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！然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』。如臣孤立寡與，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，留神於君子、小人之間，使臣得以盡志畢慮，圖報涓埃，雖死無憾。」

昔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邀說，皆中一時之病，類多施，後世美之。臣常慕其人。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，望陛下量其可行者，願賜施行，臣乃敢受命。」帝曰：「卿有言，許直奏毋隱。朕當審而行之。」綱即出札子奏陳：一曰議國是。謂中國之御四夷，能守而後可戰，能戰而後可和。而靖康之末皆失之。今欲戰則不足，欲和則不可，莫若先自治，專以守為策矣。吾政事修，士氣振，然後可議大舉也；二曰議巡幸。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，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。度未可居，則為巡幸之計。以天下形勢而觀，長安為上，襄陽次之，建康又次之，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；三曰議赦令。謂祖宗登極，赦令皆有常式。前日赦書，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，如赦惡逆及罪廢官，盡復官職，皆泛濫不可行，宜悉改正以法；四曰議僭逆。謂張邦昌為國大臣，不能臨難死節，而挾金人之勢，易姓改號，宜正典刑，垂戒萬世；五曰議偽命。謂國家更大變，鮮仗節死義之士，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。昔肅宗平賊，污偽命者以六等定罪，宜仿之以勵士風；六曰議戰。謂軍政久廢，士氣怯惰，宜一新紀律，信賞必罰；七曰議守。謂敵情狡獪，勢必復來，宜於沿河江淮措置，控御以扼敵衝；八曰議本政。謂政出多門，紀綱紊亂，宜一歸之於中書，同朝廷尊；九曰議久任。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，功效蔑著，宜慎擇而久任之，以責成功；十曰議修德。謂上始膺天命，宜益修孝弟恭儉，以副四海之望，而致中興也。

李綱奏陳十事，高宗皆令留榻上，待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。

綱退。

次日，降出議國是、巡幸、赦令、戰、守五事施行，餘皆留中。綱又與執政同奏事於內殿，進呈議國是札子。上曰：「今日之策，正當如此，可付中書省遵守。」次進呈議巡幸札子，上促留守司修治京城，只備車駕，還闕俟謁宗廟。詔永興軍襄陽府、江寧府，增葺城池，量修宮室、官府，以備巡幸。

餘三事皆依次修舉。綱復奏曰：「臣愚瞽，輟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聽，已蒙施行五事。如議本政、久任、修德三事，無可施行，自應留中。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，此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，乞陛下降處。」上曰：「是二者，眾臣中有與卿議論不同，更待款曲商量，然後行之。」綱曰：「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，無可疑者。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，厚結虜酋，得其歡心，故破都城，遷二聖、東宮，盡取親王宗室以行，邦昌蓋與其謀，此固不可知。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，淵聖即位，首擢為相，奉使虜中，方國家禍難之時，如能以死守節，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，以感動其心，則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。邦昌方自以為得計，偃然當之，正位號、處宮禁者，月有餘日。虜騎既退，四方勤王之師集，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。又遣郎官分使趙野、翁彥國等，皆齎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。及彥國等囚其使，而勤王之師日進。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，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，而議奉迎。邦昌僭逆始末如此，而議者不同，臣請以《春秋》之法斷之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人臣無將，將而必誅。趙盾不討賊，則書以弑君。今邦昌已僭位號，賊退而止勤王之師，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。其罪為何如？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，為赤眉所立，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，待以不死。今邦昌以臣易君，其罪大於盆子。不得已以身自歸於朝廷，既不正其罪，而又尊崇之以為三公，又使得以參與國政，此何理也。議者又謂邦昌能全城之人與宗廟宮室，不為無功。而陛下登極，緣邦昌之奉迎。若無邦昌，則陛下何以自明。臣皆以為不然。譬之巨室之家，偶遭寇盜，主人之戚屬悉為驅虜，而其僕欲掩家室奴婢而有之。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，迫於眾議，不得已而歸其所有，乃欲遂以為功，可乎？今陛下之立，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邦昌何力之有。方國家艱危，陛下欲建中興之業，當先正朝廷，而反尊僭逆之臣，何以示四方。」高宗因李綱劾奏邦昌之奸意切，乃令小黃門宣黃潛善、汪伯彥、呂好問等問之。帝顧呂好問曰：「昔虜騎犯京，卿在城中知其詳，謂當如何？」好問對曰：「邦昌僭竊位號，人所共知。既已自歸，惟陛下裁處。」高宗曰：「吾欲遠竄邦昌以塞眾議，爾等以為當乎？」好問復奏曰：「昔德宗幸奉天之時，不挾朱?以行，後以為悔。陛下莫如寬貸邦昌，以留左右。」綱奏曰：「呂好問之言，首尾兩端，且援朱?以為詞。且德宗之狩奉天，朱?蓋未反也。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，恐資以為變，請挾以行，德宗不聽，而其後果反。今邦昌僭逆，豈可使之在朝廷，使道路人指叫曰：此亦一天子哉。」因泣拜曰：「臣不可與邦昌同列，正當以笏擊之。陛下必欲用邦昌，第罷臣職，勿以為相。」帝感動。汪伯彥亦曰：「李綱氣直，臣等不及。」高宗曰：「卿欲如何處置？」綱曰：「邦昌之罪，理當誅夷。」

陛下以其嘗自歸貸，免死而遠竄之。其受偽命者，謫降之可也。」高宗允奏，詔竄邦昌，安置潭州。受偽命臣僚王時雍、吳開、莫儁、李覲等皆貶遠方，後並賜死。贈劉韋合為資政殿大學士，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。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。

次日，李綱入對內廷，因言：「近世大夫寡廉恥，不知君臣之義。靖康之禍，能仗節死義者，在內惟劉韋合、李若水，在外惟霍安國，願加贈恤。」帝從其請，又贈安國為延康殿學士。即日封李綱兼御營使。因詰國勢及靖康以來之得失，綱遂奏曰：「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，然而可為者，陛下英斷於上，群臣輯睦於下，庶幾靖康之弊可革，而中興可圖。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，則不能以成功。夫外御強敵，內銷盜賊，修軍政、變士風、裕邦儲、寬民力、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誠號令以感人心，信賞罰以作士氣，擇帥臣以任方面，選監司、郡守以奉行新政，俟吾所以自治者。政事已修，然後可以問罪金人，迎還二帝。此謂規模也。至於所當急而先者，則在於料理河北、河東。蓋河北、河東者，國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後中原可保，東南可安。今河東所失者，恒、代、太原、澤、潞、汾、晉，餘郡猶有也。河北所失者，不過真定、懷、衛、濬四州，其餘二十餘郡，皆為朝廷守。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，其心甚堅。皆推豪傑以首領，多者數萬，少者亦不下萬人。」

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，以恩慰撫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糧盡力疲，坐受金人之囚，雖懷忠義之心，援兵不至，危迫無告，必且憤怨朝廷。金人因得撫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，河東置經制司，擇有才略者為之。使宣諭天子恩德，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。有能全一州、復一郡者，以為節度、防禦團練使，如唐方鎮之制，使自守。非惟絕其從敵之心，又可資其禦敵之力，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，最今日之先務也。」帝善其言，問曰：「誰可以任其職？」綱曰：「張所、傅亮二人，才智充足，可當其任。」高宗即封張所為河北路招撫使，傅亮為河東路招撫使。是日，二人領職已去。

卻說宗澤在襄陽，聞金人有割地之謀，遣人入京上疏，奏知高宗。高宗設朝，閤門大使進上宗澤章疏奏。高宗於御案揭開視之。其疏云：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。陛下當兢兢業業，思傳之萬世，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，又議陝之蒲解乎？自金人再至，朝廷未嘗命一將、出一師，但聞奸邪之臣，朝進一言告和，暮入一說以乞盟，終至二聖北遷，宗社蒙恥。臣意陛下赫然震怒，大朝黜陟，以再造王室。今即位四十日矣，未聞有大號令，但見刑部指揮雲，不得騰播放文於河之東西、陝之蒲解者，是褫天下忠義之氣，而自絕其民也。臣雖驚怯，當躬冒矢石，為諸將先，得捐軀報國足矣！

帝覽其言而壯之，因問李綱曰：「宗澤其人可任否？」綱曰：「陛下欲中振王室，綏復舊邦，非澤不可。」帝笑曰：「澤在磁州時，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。」綱奏曰：「古人亦有用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，如田單是也。澤之所為，恐類於此。」

京師根本之地，新經擾攘，人心未安，非得人以鎮撫之，不獨外寇為患，亦有內變可憂。使澤當職，必有可觀。」帝大悅，即封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事，遣使者齎命詣襄陽見宗澤。

宗澤正府中議事，聞天朝有使命來到，即出帳迎接。使者宣諭聖諭聖旨已畢，澤叩首謝恩領受。遂排筵席款待使臣，因問：「朝廷眾臣節目，誰人秉政？」使臣以李綱為對，澤曰：「靖康之初，若用此人為政，豈有二聖塵蒙之禍？今李丞相復用，天下百姓蒙福矣！」酒罷，打發使人回朝，自走馬赴任。

前至東京按視，樓櫓盡廢，兵民離居其中，盜賊縱橫，人情洶洶，並不得安業。澤坐在府堂，召鄉老問之。皆言：「自金兵剽掠過後，敵騎留屯河上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。城中居民靡乎農桑，幾二年矣。今得相公來此為民之主，實吾百姓再造父母也。」澤各安慰而遣之。次日出榜文張掛四門，下令曰：「從今軍民不安生業，仍為盜賊者，賊無輕重，並從軍法。」澤威望素著，及見其軍令嚴肅，由是盜賊屏息。遠近聞之，無不悅服。澤又遣軍民修治樓櫓，深溝高壑，預備防守之計。

卻說河東巨寇王善聚眾七十萬，攻掠傍郡，往來東京地界，官軍莫敢撻其鋒。但見其出，百姓望風逃避。稱言欲來擄奪京城。消息報入東京城來，宗澤即聚幕屬議曰：「此賊本是烏合之眾，迫於時勢，遽爾猖獗，若急之則散於異境，復為他方之患矣。莫若宣佈朝廷威德，撫而用之，則皆精兵也。彼有妻子父母者，豈忍遽爾就誅戮哉！」從官陳良曰：「留守此意雖善，緣王善小人至頑，今因官軍屢挫其刃，彼自以無敵於天下。留守如化之以德，彼為空言終無聲。不如會知鄰郡，各出精兵，邀其歸路，則彼不暇為謀，自當滅矣。」澤曰：「不然，方今國家用人之際，是輩皆朝廷赤子，非饑寒所迫，必官府不知存恤，以至於此。若驅之於死地，非惟損皇上之大恩，亦吾輩失撫馭之過也。」遂不聽陳良之言。次日，吩咐部下軍士謹守城池，自不帶張弓只箭，單騎馳至善營。